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 **第\_\_\_\_13\_\_\_\_回**
*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\_\_\_\_曾惠暄\_\_\_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小船越劃越近，阿朱忽然低聲道：「阿碧，你瞧，有點兒不對。」阿碧道：「嗯，怎麼點了這許多燈？」 | 阿朱木槳一扳，便向東邊劃去，想到喬裝改扮，便即精神大振，於家中來了敵人之事也不再如何著惱了。 | 靠近阿朱的聽香水榭時，阿朱聞到他珍藏的花露氣味飄過來，定是有敵人闖進他的聽香水榭，阿朱便提議到附近漁家借點衣服喬裝成漁夫、漁婆，探探敵人虛實。 |
|  | 阿朱先和王語嫣、阿碧到漁家借過衣衫換了。 | 一批是北方蠻子，瞧來都是強盜。另一批是四川人，個個都穿白袍，也不知是啥路數。」 | 眾人從後門進入，先到廚房，從廚師老顧口中得知先後來了兩批人馬，一波  是北方蠻子，另一波則是四川人。 |
|  | 阿朱道：「他們來找誰？有沒傷人？」老顧道：「第一批強盜來找老爺，第二批怪人來找公子爺。 | 大聲叫道：「廚子，廚子！拿去做醒酒湯喝。」另一個大漢去接段譽手中的鮮魚。 | 所幸聽香水榭裡的僕人們並沒有被殺害，原來兩批人一批要找慕容博，另一則是找慕容複，四人以漁夫的身分到前廳去探敵人動靜。 |
|  | 那兩個四川人見是賣魚的，不再理會，轉身便回入廳中。 | 阿朱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姚伯當笑道：「你一個小小姑娘，久仰我什麼？」 | 阿碧聞到惡人身上的體臭，忍不住舉手摀鼻，露出白皙的手臂，被人發現破綻。  於是乾脆都去了喬裝，一名魁武老者自稱雲州秦家寨的姚寨主，姚伯要見慕容博，阿朱只道老爺早已去世。 |
|  | 王語嫣道：「雲州秦家寨，拿手的武功是五虎斷門刀，當年秦公望前輩自創這斷門刀六十四招後，後人忘了五招， | 他們想折辱於我，便編了一套鬼話出來，命一個少女來大言炎炎。」當下也不發作，只道：「多謝姑娘指教，令在下茅塞頓開。 | 王語嫣一聽，便道出秦家的五虎斷門刀原有六十四招，而後人忘了五招。  又一名白袍漢子上前，王語嫣看其武器便知他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，所點出的五功缺失，那漢子司馬林聽了只不服，面上卻不顯。 |
|  | 微一沉吟間，向他左首的副手道：「諸師弟，你不妨向這位姑娘領教領教。」  那副手諸保昆是個滿臉麻皮的醜陋漢子， | 便似一個做姊姊的，看到小兄弟忙得滿頭大汗要做一件力所不勝之事，因此出言規勸一般，語調也甚親切。 | 司馬林的師弟諸保昆要王語嫣猜猜，他在入了青城派之前是哪路門派？然一旁姚伯出言嘲笑諸保昆的麻子臉，雙方出手，王語嫣從中調節。 |
|  | 諸保昆聽她說武林中人身上有何損傷乃家常便飯，又說男子漢大丈夫當以品格功業為先，心中甚是舒暢， | 又想到她适才為己辯解，心存感激，喝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多嘴，自取其禍！」 | 此時，王語嫣說諸保昆的天王補心針的奧妙，是諸保昆不想被司馬林所知之事，殺氣展現想要滅口，但看在王語嫣曾為他辯解的份上，下不去手。 |
|  | 就在此時，一人斜身搶過擋在王語嫣之前，卻是段譽。 | 司馬林先前要王語嫣猜他的師承來歷，只不過出個題目難難這小姑娘，全無懷疑諸保昆之意，哪知竟得了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答案。 | 王語嫣繼續說道青城派與蓬萊派的宿怨，青城派的人聽得不由心驚，原來青城派非四川人不收，而這諸保昆竟然全無破綻。 |
|  | 這其中吃驚最甚的，自然是諸保昆了。原來他師父都靈道人是蓬萊派高手，年輕時吃了青城派大虧， | 司馬衛礙著他父親的面子，也不過分追究，心想這等富家子弟，能學到這般身手，已算十分難得了。 | 原來是蓬萊派的都靈子使計讓根骨奇佳的諸保昆跟他習武，且十年來完全沒有交談，只用筆寫，加上諸保昆本身是四川大家族，在加入青城派以後完全沒有露出破綻。 |
|  | 諸保昆投入青城之後，得都靈子詳加指點，哪幾門青城派的武學須得加意鑽研。 | 當下青城派傾巢而出，盡集派中高手，到姑蘇來尋慕容氏算帳。 | 多年以來，諸保昆和青城派的感情不可謂不深，因此報仇之事又拖了許久，本想等青城派司馬衛（師父）先去再動手，沒想到師父卻先遭到襲擊，以為是姑蘇慕容所為，才到此處。 |
|  | 諸保昆臨行之前，暗中曾向都靈子詢問，是否蓬萊派作的手腳。 | 他父親死時，諸保昆雖確在成都，但蓬萊派既學到了這手法，那就誰都可以用來害他父親。 | 諸保昆試探下，此事也不是靈都子所做，但被王語嫣道破他是臥底一事，諸保昆一臉尷尬。  司馬林聽了也以為是諸保昆學了「破月錐」的絕招，傳授給蓬萊派，殺了司馬衛。 |
|  | 諸保昆臉色鐵青，心想師父都靈子派他混入青城派，原是有此用意， | 諸保昆在電光石火之間權衡輕重，舉錘擋格司馬林的小錘，左腿硬生生地受了姜老者的一擊。 | 雖然這的確是諸保昆原本的目的，但他根本什麼都還沒做，卻已經解釋不清。  司馬林和另外兩位青城長老便向諸保昆出手而來，要衛司馬衛報仇。過招中，諸保昆發現司馬林對他果然真心，三人知道的招數他無一不知，心中感念，大喊：「師父不是我殺的！」可惜另外三人怎可能相信。 |
|  | 錘子雖小，敲擊的勁力卻著實厲害，諸保昆但覺痛入骨髓，一時也不知左腿是否已經折斷， | 小錘斜著出去，否則正擊而出，便差了數寸，打他不中。 | 三人齊上，諸保昆自然得不到好。王語嫣看阿朱心疼自己的小屋，便要眾人停手，青城派哪肯？王語嫣只好出口，讓諸保昆結合青城和蓬萊的武功，不料威力驚人。 |
|  | 司馬林尋思：「要殺諸保昆這龜兒子，須得先阻止這女娃子，不許她指點武功。」 | 說道：「此書可否借與在下一觀，且看與本派所學，有何不同之處？」 | 司馬林心想，要殺諸保昆必要先阻止王語嫣，便想對王語嫣出手，遭到阻止。  打鬥中本想抓了多嘴的王語嫣，轉念一想這女娃子怎麼會知道青城派的武功？一問之下，王語嫣竟是看過青城派的兩部武書，便想借來看看。 |
|  | 王語嫣尚未回答，姚伯當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姑娘別上這小子的當。他青城派武功簡陋得緊， | 早就還了，就算沒欠，你向他討些金銀使用，他也決不推託，豈有怕了你而躲避之理？」 | 一旁的姚伯見狀便出言戳破司馬林的心機，另一方面，姚伯想直接帶走王語嫣，那豈不是能知天下武林的招數？同樣的心思也在司馬林心中揚起。  此時，姚伯便隨口唬爛當年慕容家欠了秦家多少銀兩，當有人代為償還，最好是王語嫣。 |
|  | 姚伯當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這樣吧，這種事情一時也辯不明白。 | 姚伯當怒道：「你說我麼？」司馬林道：「不敢！我說狗臭屁果然很臭。」 | 見王語嫣不信欠錢之說，但見提到慕容複可以一同到北方，秦家必定熱情招待時，王語嫣心動的模樣，便再接再厲。  司馬林不願落於人後，也提出四川錦緞美麗，小姑娘最是喜愛！雙方爭論不休。 |
|  | 姚伯當刷地撥出單刀，叫道：「司馬林，我秦家寨對付你青城派，大概半斤八兩。 | 四下裡寂然無聲，顯然那姓包之人已然遠去。王語嫣微感失望，問阿朱道：「他到哪裡去啦？」 | 雙方便決定決一生死，勝者便是王語嫣的主人。此時司馬林以對姚伯擲出暗器，卻被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「包叔叔」阻止。 |
|  | 阿朱微笑道：「包三爺自來便是這脾氣，姑娘你說‘你還不出來？’他本來是要出來的， | 不料正主兒沒見，險些便喪生於青城派的毒釘之下，反是慕容複的朋友救了自己性命。 | 姚伯恨司馬林出陰招，雙方繼續纏鬥，卻又被王語嫣看出「五虎斷門刀」又少了兩招！ |
|  | 他既恨司馬林陰毒暗算，聽得王語嫣叫破自己武功中的缺陷後又心下有愧，急欲打敗司馬林，以便在本寨維持威嚴。 | 「青城派司馬林多承相助，大恩大德，永不敢忘。請問包三先生的名諱如何稱呼，也好讓在下常記在心。」 | 王語嫣的話聽得姚伯分神，險些死在司馬林手中。  秦家寨的見姚伯的情勢不對，紛紛出手，對司馬林使出「咆哮下山」。被一名身穿灰衣長袍的中年男子擋下，原來是王語嫣口中的包叔叔。 |
|  | 包三先生雙眼一翻，飛起左腳，砰的一聲，踢了他一個筋斗，喝道：「憑你也配來問我名字？ | 包三先生笑道：「憑你老子司馬衛這點兒微末武功，哪用得著我慕容兄弟費心？慕容公子武功高我十倍，你自己想想，司馬衛也配他親自動手麼？」 | 但這包三先生只是單純不想雙方人馬弄髒了阿朱小屋的地皮，對司馬林表達的感激充耳不聞，又出言羞辱司馬林和司馬衛，聽的司馬林心生怨毒。 |
|  | 司馬林尚未答話，諸保昆已抽出兵刃，大聲道：「包三先生，司馬衛老先生是我授藝的恩師，我不許你這般辱他死後的聲名。」 | 司馬林道：「好！後會有期。」微一點頭，便欲走出。 | 青城一眾見諸保昆維護司馬衛死後的聲名，心中的厭惡便少了大半。又聽了阿朱的分析，認為殺了司馬衛的兇手或許真另有其人，也都冷靜下來。 |
|  | 包三先生喝道：「且慢！」伸手到自己長衣胸口，取出一枝小旗，展了開來，小旗是深黑色錦緞， | 大家知道他脾氣，也從來不會當真計較。他自己知道對不住，心裡抱歉，以後只有對我們更加好些。」 | 包三給了司馬林姑蘇慕容的小黑旗，司馬林雖然明白依附慕容對於自己的小派才有優勢，但包三言語實在羞辱人，便想與之拼命。  所幸阿朱出來打圓場。 |
|  | 包三先生知她是給自己打圓場，心想當以慕容家的大業為重，便即雙手抱拳 | 姚伯當躬身告辭，率眾而去，臨去時放下一大包銀兩，打賞下人。 | 包不同知道阿朱是在為自己打圓場，便緩了語氣。王語嫣也答應會為兩派指點他們所缺失的武功，包不同便分別和青城、秦家寨都結下盟約。 |
|  | 包不同向段譽端詳多時，捉摸不透他是何等樣人，問王語嫣道：「這人是什麼路數？要不要叫他滾出去？」 | 老顧微笑點頭，連說：「包你乾淨，包你乾淨！」 | 包不同見到段譽便覺得此人不可信，要逼問他為何少林派誣賴慕容複？  阿碧為段譽求情，包不同邊先放過他。 |
|  | 聽香水榭中的婢僕在一間花廳中設了筵席。阿朱請包不同坐了首座，段譽坐了次位， | 一般的英氣勃勃，卻是醜陋異常，可稱英醜。」段譽等都笑了起來。 | 青城、秦家寨離去後，  阿朱便為眾人設下筵席，宴中包不同對段譽的容貌諸多評論不在話下。 |
|  | 包不同喝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公子派我去福建路辦一件事，那是暗中給少林派幫一個大忙， | 阿朱道：「三爺，你別欺侮我阿碧妹子。你現欺侮她，下次我去欺侮你的靚靚。」 | 此外，包不同也認為慕容複的武功味道火侯，根本使不出「大韋陀杵」殺了玄悲大師，並懷疑肯定有人借著姑蘇慕容的名，為非作歹。 |
|  | 包不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女兒閨名包不靚，你叫她靚靚，那是捧她的場， | 「王姑娘又勿是外人。王姑娘，你如要知道，待會我跟你說便是了。」王語嫣登現喜色。 | 後，眾人接獲公冶二爺的信件，說西夏的一品堂到江南來，要眾人過去查探。 |
|  | 包不同道：「早就聽說西夏‘一品堂’搜羅的好手著實不少，中原西域什麼門派的人都有， | 王語嫣道：「半夜三更的，你到哪裡去？太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，不如今晚在這兒歇宿一宵，明日再走不遲。」 | 包不同和三名女子道，等到摸清一品堂的目的，便去和慕容複會合，王語嫣一聽便心中激動。另外，包不同對段譽的存在十分不滿，直接出言送客。 |
|  | 段譽聽她言語中雖是留客，但神思不屬，顯然一顆心早飛到了慕容公子身畔，不由得又惱怒，又沒趣。 | 便道：「也不用了，你只須借我一船一槳，我自己會劃出去的。」 | 段譽見王語嫣心中只有慕容複，他從小便是被捧在手心，此時便不快，想直接走人。 |
|  | 阿碧沉吟道：「你不認得湖中水道，恐怕不大好吧。小心別又撞上那個和尚。 | 但扳槳劃得幾下，小船隻團團打轉，便像昨日鳩摩智那樣，說什麼也沒法將船劃得離岸。 | 段譽見沒有人留他則更加不快，阿朱阿碧送段譽出去時也不明所以，直說段譽和慕容複說不定能成好友，待段譽一人上了小船，又不會划，心中沒來由想哭。 |